

裁军谈判会议

CD/PV. 686
4 August 1994
CHINESE

第六八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4年8月4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苏马迪·D.M. 布罗托迪宁格拉特先生 (印度尼西亚)

GE. 94 - 63481(EXT)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686 次全体会议开始。

在开始时，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并代表我个人对埃及外交部长，阿姆雷·穆萨先生阁下表示热烈欢迎。他是今天的第一位发言人。大多数人都会回忆起，以前埃及外交部长已在裁军谈判会议发了言，今天他又出现在我们中间，这进一步证明埃及对这一多边论坛继续给予重视。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将以极大的兴趣聆听部长的讲话，他的讲话将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努力。

我还高兴今年再次欢迎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署长约翰·霍勒姆先生，他今天也将在本会议上发言。我确信，他在我们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到了这一关键时刻来到我们中间，这对我们的努力将是一种鼓励。

穆萨先生（埃及）：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的赞美之词。我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特别是谈判会议的工作到了这一重要关头。令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我在此发言正好遇到你这位友好的兄弟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常驻代表正在担任本会议主席。贵国也是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埃及也遵守不结盟运动的原则，而且还是不结盟运动非常忠实的成员国。

在此，我还要对任命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为本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驻裁军谈判会议私人代表表示欢欣。我已认识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多年。他的渊博的知识及其致力于促进裁军与和平必将有助于裁军谈判会议的未来工作。

当今世界动荡不定，一方面，这为我们提供了下述机会：重新确定我们的关系，重新努力谋求在各国平等、和平和安全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社会；另一方面，动荡不定包含很多危险并带来根深蒂固的忧虑。这种局势标榜法治和尊重人性，却对支撑国际关系的许多根本柱石提出挑战和考验，我们在波斯尼亚和其它地方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如果不对这种事态做出果断反应，这种事态就可能分裂国际社会及其社会的基本结构，甚至会使我们对我们现在谈论的新的国际秩序所作的最高且最富有意义的承诺丧失信誉并降低价值。

在我们试图利用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的尝试中，在我们争取确保近年来骇人听闻的事件不会将我们拖垮的斗争中，我们的人民和国家的安全问题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由于裁军是安全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坚信，今后几个月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将对国际关系的未来产生持久影响。

埃及在决定其对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立场时，如同国际社会所有其它国家一样，基本关注这些问题对一般国家利益的影响，及对其人民的安全和领土尊严的影响。我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是指任何建议的措施对我们直接有关区域即中东、非洲和地中海的国家安全的影响。

埃及致力于在最低一级军备上实现安全。在这方面，为使我们对任何裁军措施采取积极态度，从区域角度来看，我们必须符合 3 个根本标准。

首先，裁军措施必须最终增强我们的地区的安全平衡。任何地区的安全中的军事因素都涉及错综复杂的检查和平衡。因此，尽管我们不提倡把所有裁军措施加以任意联系，但也不能把任何措施从决定安全的整个军事格局中分离开来。换言之，评价任何措施，不仅要根据其优点，而且还要看加强区域安全所需的整个平行措施如何。

其次，裁军措施必须有效地导致较低一级的军备。整个世界，特别是我们的地区深受军备过度的损害。就加强安全的裁军措施而言，这些措施不应，也不能成为权宜之计的措施：在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或任何其它借口的掩护下，只是简单地巩固现状。我们必须严格考虑与武器系统有关的所有威胁因素，即毁灭性能力、数量、效力、进口、国内能力、储存等。当有限措施需要时，这些措施必须在明确规定的时限内同下述明确承诺紧密联系起来：致力于实现禁止武器系统并使武器数量减少到不被认为对邻国造成威胁的程度这一最终目标。除普遍的透明度因素之外，这种措施特别适用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第三，区域范围内的裁军措施必须包罗万象。为实现安全，我们开始实现一个目标，该目标从性质上讲属长期目标，并且——在理想的环境下——应逐步继而无限期

的禁止或削减。因此，要想这些措施持久，我们必须争取一个地区内所有国家承担平等法律义务。不这样则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对于已获得或有能力获得武器系统的地区的各个国家而言，这一点特别有效。

尽管仍有许多困难，但我们地区现在的形势比仅仅几个月前好得多，更加有助于通过具体而意义深远的裁军措施。

南非的政治事态发展及谋求制定禁止非洲大陆核武器条约而取得的进展是对加强非洲安全的主要贡献，尽管我们在索马里和卢旺达看到了人类悲剧。

我们看到最近在埃及亚历山大举行会议的地中海北岸和南岸国家论坛内出现了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尽管裁军还不是这个论坛审议的议题，但明显存在的合作谋求解决地中海问题的做法无疑将对地中海国家的整体安全概念产生积极影响。

在中东，几年前埃及轻轻用力使其半开的和平之门现已大大敞开了，希望和繁荣之风自由吹拂。该地区的人民决心解决历史冲突，并规划新中东的蓝图，必要时包括军备控制和区域安全的制度。我们希望，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之间的最新事态发展以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行程的进展将促进早日商定这种制度，并建立无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地区。这一制度还必须包含将全面的保障措施用于核设施、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都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这里，我希望重申，如果在裁军和武器控制方面无平等、公正的制度，中东崭新的关系模式就不会实现。包含不一致、偏袒或双重标准的任何政策都不会奏效。它将在中东再次引起浩劫。

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要讨论一些核问题。最近于开罗举行的第十一次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的《最后宣言》，鉴于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的临近，论及了许多核问题。埃及完全支持《最后宣言》阐述的立场。同时，鉴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想同大家交流一些对这方面的其它看法。

首先，在多年的僵局之后，裁军谈判会议最终开始了谈判进程，该谈判过程应导

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出现，从而最终停止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的任何核试验。我们希望，这种条约将确实避免横向扩散和任何新的核武器国家的出现，并防止核武器的任何进一步纵向扩散。然而，完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应成为自鸣得意的原因。经验表明，试验并非引向核能力的唯一必由之路。因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必须由其它长期有效的核裁军措施给予快速、有效的补充。

其次，只要大型核武器库遍布世界许多地区，消极安全保证问题就会继续对非核武器国家具有一种重要意义，对于完全放弃核选择的国家更是如此。令人真正遗憾的是，依法放弃核选择的国家并没有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中得到这种保障。这种迹象根本不能鼓舞人心，因为一些国家仍然坚持认为，核武器国家提出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单方面和多方面宣言足以提供这种保证。我只能希望，在裁军谈判会议 1994 年会议第三阶段剩下不多的时间里，能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出现突破。

第三，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各方普遍同意，裁军谈判会议是讨论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合适论坛。埃及完全赞同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设立特设委员会，其任务是，谈判禁止进一步生产可用于任何武器的裂变材料的多边条约。然而，为了能够有效核查，此项条约必须通过将这些储存逐渐转向国际控制然后再使之无法利用的做法，引向适当处理现在储存的这些裂变材料。

第四，我遗憾地注意到，尽管许多国家包括埃及多次呼吁，但仍有一些国家继续施以强大的阻力，如果不是公然反对的话，这些国家拒绝下述主张，即把有效的透明度措施应用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因为这种武器的积累既过量，也破坏稳定。1993 年 1 月我最后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时，我问过为什么透明度措施没有涉及到的正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相关技术。我尚未得到有关这个问题令人信服的答案。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排除在透明度措施和联合国登记册之外，这将导致登记册的严重削弱、肯定削弱，还将严重损害它的下述使命，即成为建立信任和预报的机制，以防止潜在的侵略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召开 199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前剩下的几个月为我们在核裁军和军备控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确实需要采取某些措施。确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普遍性、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充足的消极安全保证、为有效禁止裂变材料条约进行着的严肃工作及重新对核裁军作出可信的承诺等方面的措施将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取得成功的好兆头。

主席：我感谢埃及外交部长阁下的重要发言，感谢他对主席的赞美之词。

霍勒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今年的会议上再次发言。首先，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您在担任主席期间以熟练的方法处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表示祝贺；我知道美国代表团向您提供了最充分的合作。我还要再次向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和副秘书长本斯迈尔先生表示问候。我们赞赏你们代表我们大家为促进我们的谈判所做的努力。另外，我们非常高兴外交部长穆萨先生今天能够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很细心地聆听了他的富有创见的发言。

近年来，裁军谈判会议取得了巨大进展，自 1 月开会以来也取得了不小进展。从一种意义上讲，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取得的进展超出我们所有人的预料——这证实了本机构的能力。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我们最近的努力尚不够。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致力于尽可能早日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世界各国再次达成协议、所有国家停止试验核武器之前，我们谁都不能休息——谁也不能因迄今为止的显著进展而感到满足。所以，我在这里既不批评裁军谈判会议，也不无条件表扬它，我只是勉励裁军谈判会议。

今年 1 月，我荣幸地向大家报告克林顿总统承诺争取“尽可能早日”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6 个月之后，他要求我重返裁军谈判会议告诉大家，他对我们代表团所做的这些指示仍然完全有效，“尽可能早日”的说法是算数的。它绝对不是“放慢速度”的外交辞令，也不意味着利用美国法律允许的所有时间。它意味着只利用必要时间，努力且诚意谈判，拟订合理的条约。

克林顿总统对禁止核试验的承诺得到另一项决定证实,即我们继续暂停核试验。尽管中国进行了核试验,但克林顿总统仍将我们的暂停期再延到第三年,直到1995年9月。

我请求大家认真考虑这一做法的含义。总统延长暂停试验期的决定使增加的试验的潜在价值同其它国家的限制、同对我们的不扩散目的的影响、同这里进行的禁止核试验谈判取得的进展达到了平衡。从实际意义上讲,这意味着,在美国关注的领域,已经做出许多国家寻求的主要和深刻的政策决定。如果各处的事态发展符合我们的心愿,美国于1992年通过的暂停试验期将永远有效。这一切切实可行的实际情况被总统去年9月向联合国大会发出的最后宣言给予强调。他说:“面对令人不安的迹象,我再次呼吁核国家,遵守这一暂停试验,因为我们谈判要停止任何时候的核试验”。简言之,我们乐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已结束其最后一次核试验,我们再也不会试验了。

随着我们注视这一实际情况,应给予这些谈判——和其它事态发展,包括明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会议的筹备工作——以更大的能量和目标。美国寻求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将结束所有核爆炸,这就是目的。无条件,无例外。这样说,我指的不仅是所有爆炸,还有所有国家。这方面的成功特别需要所有5个核武器国家的全力支持和参与。而且我们寻求普遍遵守。

当然,美国和其它核武器国家在谈判中肩负特殊责任,而我们自然也有能够提供大量帮助的特殊经验和专门知识。所以,我们将继续同其它核武器国家密切合作,推进这一努力,使之结出果实。

我要赞扬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主席马林·博什大使,因为他加速了该委员会的工作。美国支持他的下述工作,即根据分别由霍夫曼大使和登宾斯基大使领导的核查工作组和法律 and 体制问题工作组提供的资料制定完整的文件。然而,很长时间过去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需要的文件是既重视又加强我们的工作的文件。因此,

我们期待该委员会主席凭借其领导能力使这一切得以实现。

现在,当我最后一次在大家面前发言时,我要说,在谈判中,美国将在前面带头,而不是在后面拖拉。我们计划继续进行并真正加强我们的努力,以执行总统的指示。所以,我敦促本会议利用可能提供给它的一切时间,甚至裁军谈判会议正常会期以外的时间,推动这些谈判向前发展。美国代表团乐意在9月7日至1995年会议开始之前的时期内,在禁止核试验委员会及其工作组中继续工作,以便在今年取得一切可能的进展,并且乐意在9月7日至1995年4月禁止核试验问题扩大会议开始之前在禁止核试验委员会及其工作组中继续工作。

在有些人脑海中,禁止核试验问题扩大会议与其它领域的进展之间产生了一种联系。当然,国际军备控制、不扩散和裁军结构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如果认为它们之间有任何一种严格的“补偿”关系,则会对主要体制或倡议产生危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应该延期,因为它本身对世界和平有重要价值。制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机,这不是因为它有利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是因为它值得我们这样做。

这里提出的另一项重要倡议值得裁军谈判会议的特别注意:制订禁止裂变材料的公约。这种全球性公约将禁止生产用于核爆炸或处于国际保障措施范围之外的裂变材料。该公约将首次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非缔约国没有保障的核方案置于一些限制措施之下。而且它还将同样地停止5个经宣布的核武器国家生产用于武器的钚和高浓缩铀。

克林顿总统在去年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使美国承诺谈判这种公约。大会随后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决议,建议“在最合适的国际论坛上”谈判这种公约。今年1月,裁军谈判会议做出响应,任命加拿大大使杰拉尔德·香农为特别协调员,与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就谈判这种公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协商。他娴熟地执行了这项任务并证实裁军谈判会议对在本论坛上讨论该条约存在着共识。我敦促裁军谈判会

议根据大会决议中记载的协商一致协议,通过一项简单的谈判任务。此项任务包括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并指示该特设委员会谈判一个不歧视、多边且可以核查的禁止裂变材料的条约。

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果断前进——不仅减少继续生产裂变材料产生的威胁,而且制止私下传播裁军谈判会议不能同时承担两项重大责任的流言。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需要资源、注意力和承诺。我们将继续向莱多格大使提供其所需的一切,帮助实现我来这里谈论的宏伟目标。

安全保证是另一个包含重大承诺的问题。多年来,裁军谈判会议在消极保证方面开展了宝贵的工作。美国支持对消极安全保证采取一种“双轨”方法——在特设委员会上讨论,在核武器国家之间讨论。我们将继续在两个论坛上努力工作,我还要祝贺纪尧姆大使今年在特设委员会中担任领导职务。

尽管我们同其它核武器国家一起工作比较艰难,但美国总统的承诺继续有效。我们的单方面承诺着重的是,美国将向不获得核爆炸装置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或任何类似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缔约国中的非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例如《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如果美国受到非核武器国家同核武器国家的联合进攻,又当别论。

如果不讨论许多人脑海中的一个问题——增加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我也就不想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了。美国继续坚决赞同增加本会议成员国。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确认的障碍,即不适合将受安全理事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制裁的任何国家包括在内,所以目前不可能增加成员国。美国仍然乐意审议任何旨在解决这种局势的合理倡议,而且我们相信裁军谈判会议是寻求适当解决办法的合适论坛。

约翰·肯尼迪总统喜欢说,给予愈多,期望愈高。裁军谈判会议在常规武器公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及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方面取得的明显进展证明谈判会议是个有巨大能力的机构。因此,世界对裁军谈判会议、对诸位代表期望很高。

现在鼓舞人心的一种趋势就是，国际社会有能力消除许多分裂性的意识和政治上的障碍。这种障碍在东西和南北对抗顶峰时期存在多时，而作用甚微。当然，这种倾向尚未完全消失。我向大家发出的呼吁是，如果这种倾向继续存在，这里是其表现的最后场所。因为裁军谈判会议不是谴责政治观点的场所，而是开展严肃工作、产生实质性结果的地方。事实上，在双边军备控制甚至都多边化的世界里，这个机构，在这里工作的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专家，以及大家已精通的超凡而复杂的外交手段，已成为影响未来的强大力量，并体现了我们对更安全的世界的希望。

随着冷战的结束，核扩散压力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大家知道，这种压力可能是纵向的，也可能是横向的。因此，现在既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最佳时间，也是最重要的时间。现在，特别是随着最大的核武器国家最终能够降低核武器在其国防计划中的重要性，这绝不是故态复萌的时间。

迄今为止，我们进行核试验已达五十年之久，呼吁停止核试验已到了第五个十年。公平地讲，世界追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长距离的竞赛。跛行越过终点线并不能赢得这种竞赛，甚至适度进展也无法令人满意。最终仍充满活力和承担义务才能赢得这种竞赛。现在我们处于竞赛的最后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了终点线。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我们必须同意无例外、不节外生枝、立即停止核爆炸试验——在唯一难得的机会逝去之前，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第一次核爆炸 15 周年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 25 周年都发生在 1995 年，这实属令人感兴趣的历史巧合。我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使这一巧合成为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自阿拉马戈多首次爆炸原子弹以来，人类一直在为摆脱这只被释放的猛兽进行斗争。自那时起，成千上万的善良而又有才智的男男女女——满腔热情、任劳任怨地——执行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迫任务。团结起来，让我们重新投入这项任务：将这只野兽送回笼中，将释放在新墨西哥沙漠令人糊涂的热强风中的野兽带到日内瓦使人理

智的凉爽气氛中,使之找到合适的归宿;保证核爆炸的前半个世纪就是其最后爆炸的半个世纪。

主席:感谢霍勒姆先生的重要讲话和他对我讲的赞美之词。

马林·博什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请接受我国代表团对你处理本会议工作所用的方式表示的热烈祝贺。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密切合作涉及许多领域,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核裁军领域。但是,首先,请允许我对我们来自荷兰的同事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瓦根马克斯和本希马两位大使一切如愿。阿姆雷·穆萨外交部长的出席证明埃及政府对本论坛给予的特别重视,及对裁军给予的普遍重视。我们也感兴趣地听取了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署长约翰·霍勒姆先生的讲话,特别是他呼吁继续努力以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墨西哥恰好在美国之后、加拿大之前发言,这并不意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在本论坛上协同努力。

在向广岛和长崎市投放原子弹49周年前夕,墨西哥代表团想就国际社会在核扩散方面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简短发言。

大家都知道,我们为核裁军所做的长期斗争,这包括有关《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一部分,该条约的充分执行恰好即将实现。我们认为担任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主席职务是对我们在这个领域里的努力的承认。迄至今年,该委员会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我们认为,我们能够也应该加快工作,特别是为了起草一份初步文本,该文本无疑将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缔结。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5年会议取得成功。

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会议有双重任务:进行该条约实施情况的第5个5年期审查,就该条约的延期问题做出决定。当1960年代中期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进行谈判时,无人能够预见国际局势的演变,更不要说近年来的风云变幻了。但谈判者显然知道需要定期审查该条约的实施情况,并依据这些审查确定是否应使之无限

期延长。这样，就产生了第八条（第3款）和第十条（第2款）的规定。

许多国家已阐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应无限期延长，但其余国家尚未做出最后决定。在1995年会议和深入审查其实施情况前几年就决定《不扩散核武器公约》延期，这似乎为时过早。该会议及为其进行中的筹备过程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次极好机会，国际社会可以借此机会详细审议该条约的实施情况，并规划战略，从而不仅确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能够继续，而且也确保全面遵守条约的规定。

当今核武器扩散——纵向扩散和横向扩散——的状况与1960年代截然不同。首先，现在比25年前多了成千上万核武器。其次，现有多得多的武器级核物质（钚和高浓缩铀）。第三，一般核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第四，核物质的物理控制更难得多，在某些情况下，这似乎超出民族国家的能力。

所有这一切改变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些基本设想。例如，谁也不能再把世界整齐地分为5个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其它国家。有些国家可能已经拥有少数核装置。然后是南非，第一个前核武器国家。第三类包括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即从前苏联“继承”了核武器的国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最后，有些非核武器国家可以被说成是“近”核武器国家，这或者是因为它们已拥有必要元件和技术，或者因为它们能够轻易获取核武器。以上所述成为我们认为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另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些规定现在看起来已过时或很不切合实际。例如，和平核爆炸一度被视为掌握了许多工程和其它民用项目的秘诀；但在今天，由于人们对其影响的关注以及人们无法区别和平和军事核装置，所以环境和不扩散因素已成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缔约国必须在1995年审查的根本问题是，它们是否没有违反1970年的约定：非核武器国家将放弃核选择，核武器国家致力于核裁军和消除核武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些缔约国假设该条约不永久无条件地延期而介绍了最

后方案。另一些国家担心这种延期方式可能会无限期推迟第六条的充分实施并因而使得一些国家目前暂时的核状况永久化。事实上,我们在核扩散方面已面对着非常微妙的局面。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所有缔约国、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必须确信,有关该条约延期的决定不仅增强了其本国安全,而且从整体上也改善了不扩散制度。但这并不是一项容易任务。为推动这项工作,核武器国家应提出核裁军方案的内容,包括:(a)重申完全消除核武器的目标,(b)俄罗斯联邦和美国之间今后采取双边步骤,以削减超出裁减战略武器会谈第一和第二阶段预期的数量之外的核武器,(c)中国、法国和联合王国将乐意依照上述削减而采取措施,这是它们也将参与多边核裁军进程的起点。

这增加了核领域中更大透明度的需要。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讨论必须透彻,且必须基于确凿事实,而不是基于主观愿望。现有核武库是否仍在增进?换言之,质量上的核军备竞赛是否最终停止?如果没有,哪个核武器国家仍在对其储存进行重大增进,为什么?同核武器国家不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非核武器缔约国的核活动却要受到定期国际检查。应使用该条约的5年期审查措施,除其它事项外,评估核武器国家的活动。随着我们接近决定该条约延期,这一点尤为重要。

此外,明智的做法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缔约国应在1995年会议前就旨在支持不扩散核武器现行制度的一系列措施充分达成协议。这将确保1995年会议的成功。该会议可以通过缔结一系列多边协定来取得成功,这些协定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禁止生产裂变材料以及对非核武器国家提出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安全保证:不会对它们使用核武器,也不会以使用核武器来威胁它们。

非常明显,一些国家将上述措施视为一项宏伟的核裁军方案。但也很明显的是,目前的国际气候有利于采取上述措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规定也要求采取上述措施。

几十年以来，核军备竞赛被视为东西对抗的因和果。核裁军（与核“军备控制”相反）从未受到认真期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本身就是超级大国共同关注横向扩散的产物，该条约谈到需要“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各国间信任的加强，以利于停止制造核武器、消除其现有全部储存并从国家武库中取消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当然已“缓和”，国家间的信任已得到加强，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或准备）朝着全部消除核武器目标前进。其部分原因是冷战思想的惯性和对核形势的依恋，核形势从未被广泛接受，现在当然已过时。

总之，我们坚持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审查其议程项目的同时，也应考虑核不扩散问题，并全面考虑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几年前我们提出此项建议，现在我们重新提出。对这些议题的讨论可以为我们制订未来方针提供指导。裁军谈判会议多年来——我再说一次，多年来——一直存在松散的作风，自它抛弃这种作风迄今，只过了短短一段时间，其间却加强了有关《化学武器公约》（我国政府即将交存该公约的批准书）的谈判，现在又进行有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而今我们正面临全面发挥本会议建立时设想的作用。

主席：感谢墨西哥马林·博什大使的发言及其对主席所讲的赞美之词。

现在，我请加拿大代表香农大使发言，他将以“禁止裂变材料”特别协调员的身份发言。

香农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第二次在你担任主席时发言，让我对你熟练地主持本会议再次表示祝贺。我很高兴能在本论坛上作为北美国家三部曲之一发言。我只想说，如果这会被视为形成同谋，则我们必须改进我们的协作，使之不那么显眼。

自我上次在6月30日全体会议上报告以来，我继续工作，以期就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它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特设委员会的谈判任务达成协议。我仍然认为去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达成的协议受到所有代表团的欢迎，我们能够也应该推进此项协议，以便国际社会不失时机地在本届会议结束前就禁止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

判。重要的是，我们应保持随着去年秋天大会决议开始的势头，裁军谈判会议任命特别协调员取得共识保持了这个势头，对裁军谈判会议是谈判这种条约的合适论坛取得共识也保持了这个势头。

我在6月30日的报告中表示了这样的观点：我将考虑召开一、两次技术会议，并召开不限制参加者名额的会议以普遍讨论禁止裂变材料所涉的问题。我现在仍愿看到这些会议召开，并乐意鼓励本会议予以批准，但鉴于我们面临的时间限制，我认为我们应首先集中精力就任务达成协议。一俟特设委员会成立并得到相应授权，再举行这些会议，将更有成效。由于这个问题对于加拿大很重要，而且目前也需要加速前进，所以我国政府目前在许多国家首都进行活动，以争取大会决议规定的任务得到支持。

从今天算起，到结束裁军谈判会议1994年会议所剩时间不过4周。因此，迫切需要就成立担负谈判任务的特设委员会达成协议。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期间未能就任务达成协议，这完全可能导致使“禁止裂变材料”返回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供进一步审议和辩论。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些代表团似乎认为，今年秋天的大会能够为去年达成的协商一致决议增加一些其它内容，使之得到改善；或者它们至少可以认为，即使没有使决议得以改进，但它们能够轻易地重新在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达成协议。我不赞成这些代表团的乐观态度。我认为，完全不可能就同大会1993年决议本质上不同的大会决议达成协商一致。而且我认为，产生去年突破性决议的协商一致能否在今年轻易重新达成，这也是一个问题。牢记：经过我们在这里进行的协商之后，这些问题现在有了更明确的界定。我们各自对禁止裂变材料条约的看法之间的分歧可能在专家和决策者参加的详细谈判中调和。但我认为，它们不能轻易地在任务方面调和。

因此，我们必须避免被引诱在成立谈判委员会之前谈判实质性问题。一旦在有关的特设委员会中开始谈判，我们将有时间和机会全面研究所有实质性问题。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是草拟合适的谈判任务的最后可行机会。我认为，通过谈判任

务和设立特设委员会不会妨碍各国代表团在该委员会中对该公约的适当范围进行讨论。

一些代表团还表示如下疑虑：由于议程已满负荷，所以它们无法在裁军谈判会议1994年本届会议上从事一项新谈判。尽管当然应由特设委员会自行决定其工作速度，但至少从我的角度可让这些代表团放心：假设成立该委员会，我则期望，提出承认这一事实的工作计划，并且不会在从现在到1994年会议结束期间开始积极谈判。

相反，我期望为该委员会召开一、两次计划会议，选举一位主席，并决定在闭会期间可以或应该完成什么技术工作，如果需要技术工作的话。这种工作可以由该委员会在闭会期间完成，或由该委员会授权其它机构完成。会议还将决定应完成什么样的其它必要筹备工作，以便各国代表团完全准备好在1995年会议上开始认真谈判。例如，会议可以规定成立专家小组（国家专家或从适当组织抽调的专家或一身二任），进行最初的技术工作，以便在1995年年初向所有代表团提供帮助。

正如我在6月30日报告的那样，绝大多数小组及我与之协商过的代表团都乐意接受根据联合国大会1993年12月16日第48/75L号决议规定的谈判任务。我坚决鼓励其它代表团也这样做，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知我，它们接受双边谈判或通过它们的小组进行谈判。让我重申我认为此项任务可以采取的形式：

“1.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设立‘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特设委员会’。

“2. 本会议指导特设委员会谈判一项不歧视、多边和国际有效可行的条约，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

“3. 特设委员会将在1994年会议结束前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这三点重复了1993年大会决议的实质性部分，这是绝大多数小组及我与之协商过的绝大多数国家现在都能接受的。我想再次指出，提议的任务没有影响各代表团在特设

委员会中讨论该公约的适当范围或与之相关的任何其它问题。

至于下一步，一旦有人非正式向我说，所有小组都对根据刚刚提议的方针（或各小组可能同意的任何其它方针）规定的任务感到满意，我将提议召开非正式会议，以确认有关谈判任务的一致意见，然后提交给全体会议供批准。

我们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我认为，这对实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目标至关重要。我真诚希望，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将结束此项工作。

凯勒先生（德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第1工作组进行陈述。我们保证过，我们将在全体会议上散发重要条约草案的修订文本，但由于技术原因，我们必须推迟此项工作，现在我们改在今天下午在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空隙时间散发。

主席：我确信尊敬的代表都已注意到他的发言。

现在让我谈一下秘书处发散的非正式文件，其中载有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将举行会议的时间表。拟订该时间表时曾与各特设委员会主席进行广泛协商。同以往一样，该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必要时可以修改。基于这一理解，我建议我们通过这一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然而，在休会之前，我愿提醒大家，本次会议结束后将立即召开军备上的透明度特设委员会会议。

谈判会议下次会议将于1994年8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1时10分散会。